右編補

右編補卷之四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令邢姚劉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劝教當湖馮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用人

周武王問太公望

周武王問太公望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望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

以人言斷望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望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漢李固上疏順帝

漢順帝永和中李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神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為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

惟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勑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以固爲大司農

唐崔羣對憲宗

唐憲宗元和問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戶部侍郎崔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旣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亾繫所任玄宗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

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

李絳對憲宗

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慾日滋內則盜臣

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
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縱時主所行無常
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
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
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
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
以此處之

韓愈論孔戣致仕狀

憲宗時韓愈論孔戣致仕狀奏曰右臣與孔戣同在
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戣爲人守節淸苦議論平正今

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戩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戩戩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戩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戩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

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宋祁上奏仁宗

宋仁宗寶元元年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奏曰人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之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爲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爲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辯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爲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謇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爲忠事與言反者爲邪不霑

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以讒慝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憑虛以害有位駕妄以間忠臣亦以爲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姧誣人必以難驗之事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辯於主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立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爲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陛下雖

加賞焉可也故大開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
讒佞終不去矣

范仲淹上百官圖

仁宗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吏部員外郎
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
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
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歐陽脩論用人之要

嘉祐元年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用人之要在先察
毀譽之人奏曰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樞密使

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附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附人主

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與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

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

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邪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則使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說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張方平論臺諫官事

宋英宗時張方平論進用臺諫官事體上言曰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勑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蔑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與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磨理體助爲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權爲仕宦捷徑也粤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險危忝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比雖易轍尚存遺俗不有不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勑俾之久於其職

以觀其效倘於政令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適理道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呂誨乞親擇御史奏

宋英宗治平二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乞親擇御史上奏曰臣伏覩御筆除授殿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皆允臣聞漢孝武即位之初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二千石權移主上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理則威福之柄幾爲田氏專矣臣見陛下始除二人者誠有旨哉臣向來所陳請令中外兩制官每歲各

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堪任使即請宸衷自擇免臨時薦舉可以杜絕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陛下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報效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聖慮以操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富弼論辨君子小人奏

神宗立判河陽富弼論採聽既多當辨君子小人上奏曰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未對天表蒙差入內供奉官李從政傳宣撫問密旨丁寧特荷非常之眷絕出流品仰戴恩德天地莫量方屬疾恙所纏退趍[illegible]

梗不得入奉冕旒畧舒臣節輒以新中傳聞一二在
不避斧鉞之譴附李從政上奏伏惟聖明一賜槪省
不勝大幸臣竊聞陛下始臨御好博采兼聽務廣聰
明此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
頌以謂臣下情僞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
可立致也然其閒事體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
君採聽之際至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
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循
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致陷害忠
良援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

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採聽之至德纖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哉蓋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爲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爲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蹙蹙不肯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也既以進身爲急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啻之肯守何善之肯爲哉又況君子常爲小人所勝故

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爲迹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爲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況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爲爲皂隷宗社廢而爲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

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
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
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而漸及天
下州縣之吏無不得人矣顧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
陛下天賦睿明神授英略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
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爲君之難無甚
於此然願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
須防奸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
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
人不諂奉而容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即

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即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百千則千其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姦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也

文彥博上奏神宗

宋神宗熙寧四年文彥博上奏曰比者臣以劉邵人物志進說未審陛下以謂如何臣以邵之書主於詳

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法有可觀焉故其序云明王之宜玩宰相之宜覽又曰人之質量中和最貴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材亦貴平淡若道不平淡與一才同好則一才處權衆才失任夫一才處權則憸邪之人枉道附離希進朋比之風扇矣衆才失任則端方之士守分卷懷而思退忠正之路梗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道必有所偏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遠佞人去鄭聲夫佞者才智之稱蓋邪佞之人必有小小才智以飾身而干進

其事君也務納小忠與小利以自效夫小忠必為大忠之賊小利必爲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終必致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佞其戒尤爲深切皆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巧言孔壬伏望陛下貴平淡之道以用人使羣才不失其任推哲惠之心以去佞使羣邪不干於正堯舜所以致治而於變時雍者由斯道也臣備位樞近內省尸素思竭區區上裨聖政干冒冕旒伏候嚴誅

孫覺論諫官奏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諫官貶秩

不當再舉其職奏曰臣近准勑命降授前件官同知諫院臣已祇受訖於二十二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並畢臣竊以告臣之辭云薦引公卿措置職任此而輕肆宜有懲責臣受命以來夙夜惟思若以臣眛亂無狀學問零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否則已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違臣所學以狥世乎然勑命已下不敢遽有論列既乞補外而三狀聞奏未蒙報可臣欲勉强就職則臣方以言忤旨得罪奪官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臣雖闇愚敢忘斯義臣謹上攷聖人旁稽傳

記反覆一二爲陛下言之非以避臣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陛下幸赦其罪使得畢陳臣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與此七人者處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羣臣之賢不肖相與謀議而進退之泯然不見其辨爭之迹而治化已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辨天下之萬事故諫官雖微而與謀於王體與聞於國論宰相與人主進退賢不肖於廟堂之上諫官與人主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其從來久矣孔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故臣之事陛下也

情不敢隱而每犯顏焉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聞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若如告辭所謂則人臣之義有匡救而無將順有獻否而無成可始得事君之義而無隱情也或者乃謂諫臣小官不當與人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云諫臣雖可以論大臣之賢不肖然不當云以其代某臣又以爲不然衛大夫史鰌以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數以諫而君不聽死且不懈至以屍諫衛公卒退彌子瑕而

用遂伯玉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薦薛宣成帝用之鮑宣以諫大夫上言請黜武昌侯傅商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而召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明年上遂召孔光免孫寵息夫躬又召何武彭宣復爲三公杜詩以南陽太守上疏稱伏湛柱石之臣宜居輔弼郎顗言黃瓊李固可任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此數人者皆位下言輕或勸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其代其當時或用或不用焉未嘗以爲非也唐之盛在太宗之臣莫如魏徵時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

博按之又使彥博責徵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心義同一體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改容曰吾已悔之若徵之言可謂深得治體矣使太宗以形迹待羣臣羣臣以形迹事太宗嫌疑猜阻上下之情不通則與秦之末世何異豈能成貞觀之治哉今使言者論羣臣之非而不言其是論羣臣之惡而不言其美稱其人不得言堪其職述其才不得言堪其任其爲形迹豈不甚哉臣雖非魏徵之賢實欲陛下復太宗之治也故臣之事陛下也知盡臣之

義而無隱情上不見三公之尊下不知九品之賤愚
智忠邪苟知其詳者悉以獻於左右傳曰為人臣者
無以有已明委質以事君則身非已有生殺予奪雖
上所令傳曰匹夫不可奪志豈謂可殺可生者身也
可予可奪而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
廢竄逐何傷於治聖恩博大纔奪兩官或周章褒擬
褒其所圖遂於陛下懷不盡之意則罪莫大焉況臣
自供諫職纔及兩月得對至于五六而章十餘上臣
之本末計亦粗簡聖心然臣所言無一見效臣論樞
密使邵亢在位無狀而陛下疑之論御史中丞滕甫

姦邪而陛下不信則是臣行猶可疑而言不足聽也陛下置左右耳目之臣而取言行無足采者不知將何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深爲陛下謀耳伏望聖慈特賜檢臣前後三狀罷臣言職除一外官臣見居家待罪所有實錄院檢討同知諫院管幹國子監臣並不敢供職

陳師錫上奏神宗

神宗時監察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聞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爲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矣而任之之意不

尊賢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矣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亾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亾管仲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亾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守而不變將至於亾其能霸且王乎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爲管仲者乎宋興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享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

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羣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初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耆參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脩論其姧邪即日罷竦判河陽晏殊爲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廣置田宅即日出殊知潁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爲本

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若仁宗舉於偏聽優柔不斷之諫備位言不見用賢善不進用姦不去則安能享四十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管仲齊桓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臣以踈遠朴䜴誤蒙收擢敢竭所聞上裨萬一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倘蒙加意豈獨一介小臣之幸實社稷生民之福也

孫覺乞收還新命奏

宋哲宗元祐中諫議大夫孫覺乞收還給事中新命

且在諫職上奏曰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寮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寵之使罷言職尋即令人刷抉微細過差逐之使去以報其私忿言事官不顧大臣威勢斥言其罪乞行黜免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言官之責也何至言未絕於口而身已擯于外不惟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爲朝廷不顧忌諱直節敢言之士慄慄危懼不保其身豈可不爲朝廷惜哉臣近因見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先朝不爲施行翟思爲國子司業進神宗挽詞

誤落韻亦小過耳言者及之謫守臨江軍御史黃縝
言縝爲相非才即遷降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
宗朝言事臣僚爲國盡忠於大臣無所避忌者仁宗
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肆直言以報國恩一時名臣
多由此出如臣微眇流落于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
始賜召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
擢寘經筵去年七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
事不合聖旨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
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爲榮幸然臣前後論縝
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

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為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如翟思黃絳有希縝意旨中臣者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旨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在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差遣臣不敢辭

任伯雨上言哲宗

哲宗時改元建中靖國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右正言任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

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綦崇禮論朋比劄子

宋高宗時綦崇禮爲兵部侍郎論朋比劄子曰臣伏見近者陛下特奮英斷以某等朋比姦回斥去不疑邪正既分中外咸服竊惟兩省政令所出都司紀綱所在臣恐後來居職者或懲羹吹虀不復論事寢以廢職彼朋比之徒蓋皆依託正義果於侵訐一唱十和以售其姦雖被斥逐猶自相稱譽未必貼然退聽今既更用若廢職不舉緘言不聞是使其徒得以藉

戶下則皷惑流俗上則歸過朝廷爲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慈特出睿訓諭在官者使各舉職盡言開肆厥心毋懲前事務以闢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仰副陛下焦勞念治之意

張浚議任事奏

紹興間張浚議任事上奏曰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亾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與聞其討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爲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爲尤難焉使今之爲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

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
氣節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
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
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爲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
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爲之庶乎或有濟矣
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胡銓上孝宗疏

宋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曰臣聞人主高拱
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
事之利害無不聞豈他術哉不過曰委任一相而已

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盡用之夫事之利害哉不過曰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賢者退之言之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事之利則行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兼衆人之善而賢主能兼宰相之善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遜其下羣賢竭智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謂之懿德世之亂也宰相稱其功以加衆人衆人伐其技以憑其上是以上下無禮而亂虐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未嘗不係乎斯二者也夫留侯漢朝第一也坐籌畫策天造地設漢歷無

能出其右者然樊噲諫沛公無止秦宮沛公不從留
侯曰噲言善願聽之婁敬說漢王都關中上疑之留
侯曰婁敬之言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陰
猶恥與噲爲伍而婁敬脫輓輅一妄庸人耳而留侯
亟推其言於漢王可不謂大賢哉魏相亦中興賢宰
也其謀謨廟堂之上必有大過人者然讀趙充國二
疏傳則亦用衆臣之長耳充國欲罷兵留屯計可謂
迂矣相推其言以爲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爲太
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
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相免冠謝

上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夫用兵大議也太子國本也魏相不以二臣爲輕議而更以爲可從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豈不由推賢揚善而致然哉區區之愚仰惟裁擇

袁說友論實才

孝宗時袁說友論實才上言曰臣聞聖人之用人不務愛其始之所似可喜而每信夫終之所果可用蓋天下之才貴乎實而不貴乎名也高標大言自立名字足以驚眩當世而譏評時政則又恐上軋下鼓動震喝若纚纚可愛豈不似可喜哉然終之成就迄於

荒忽澶漫不適於用而沽激矯訐自足以取名矣至
於實才之在天下非有喬傑卓鷙之行以自表立徃
徃自為可用能行之學以致力於事功誠寔之地顧
以虛名者視之殆無一可喜然實之所在要其成就
於後者必有績用惠利之可書是以聖人之用人知
其始若可喜者為不足進而終之果可用者為必可
恃則有以黜虛偽之名崇務實之士而實才之用始
足以辨天下矣仰惟陛下臨御今十八年焦勞求賢
以起平治而事功之立猶未能盡副宵旰之念何哉
夫實才之與虛名其相去巳不侔矣而士大夫好名

之弊甚於好利好利者其獘止於一身而好名者將
欺天欺君欺人自欺之不暇人而至於所欺者如此
則大用而禍大小用而禍小是豈爲國家福哉大抵
士之在朝振職以治內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模稜以
固位姑息以養譽者反以得立朝之名州郡之職練
兵而愛民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掊斂以稱最結託以
求譽者反以得作郡之名右選之職熟韜鈐而尚智
謀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文雅以緣飾言語以媒譽者
反以得無貲之名昕朝賜對詳利害而計實用可也
實之不務而或訐訾以爲直矯飾以沽譽者反以得

譏言之名相師成風以爲當然而弗之變使人主焦勞獨運於其上而百職浮靡掠名於其下坐糜歲月而功效弗立抑可惜也今之人才固未盡至於此然以陛下求賢甚勞願治甚切而大勲之集尚未足以當聖意者臣恐隆虛名之獘猶有以累陛下之知人也今欲曠然大變使人皆有趨事赴功之心不事大言不務好名不爲矯行以恪意於實用實効之地此只在陛下一好惡爾臣竊觀仁宗皇帝謂張士遜曰令之士多不能補益時政又揚君之過以釣虛名朕甚惡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故雖一耀州縣令張龜

年亦以其賦調先期犴獄無擾卽下詔褒用於是實材輩出項背相望仁宗之治軼迹三代者其機在此臣愚欲望陛下於用人之際凡文武之臣內外之職悉別以名實而考其始終度其人有志於實用而不事矯訐沽名者則浸以任使若其人言無當敢爲誇辭駕虛名以動主聽者一毫不以假借仍申諭大臣於進退百寮一以實材爲急陛下一好惡之頃大臣一進退之際將不出歲月皆視儀聽唱靡然嚮風懲虛名而務實用誰不能爲國家辦事者則天下之大事舉矣惟陛下財幸

蔡戡論用人不當奏

孝宗時蔡戡論用人不當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莅事用人未有違衆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聞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觀衆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謀而至於庶人可以已矣又且質諸鬼神不聞逆多從少而其事可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國人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

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典故聖人不敢必用葢違衆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濟違衆而用人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咈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者曰舍巳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堯舜聖之盛者天下後世不可及矣宜其任巳而自用也方且舍巳從人葢謂一巳之聰明或有所偏不若天下之聰明爲公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冠德百王方欲規恢遠圖紹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必其事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與必其人之

不可用也彊人心而爲之非徒無功臣恐適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已從人之美稽箕子謀及庶人之言詳孟軻國人皆賢之說於立事用人之際博採公議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卽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爲耳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

宋孝宗時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曰臣聞聖人不能爲天下求宰相而能爲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

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眞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眞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謬夫是之謂相不眞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爲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爲爾相之

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
爲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
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
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
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
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
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
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爲太尉而貽
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爲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
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

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爲晉患知劉高祖之必不爲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薳子馮爲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爲司徒而曰我爲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鄘爲宦者引爲相而鄘耻之竟不就職三君子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咈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

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爲賀而陛下以爲疑非陛下疑之也姧臣有以啟陛下之疑也使陛下待之不堅天下憾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悱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爲朝廷重其去不爲朝廷輕其進不爲天下喜其退不爲天

下戚舜之於皐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知爲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爲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令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槪之效則久之此眞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上曰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徹藩墻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爲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爲規矩創爲繩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

紛紜膠擾而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寄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寄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於寄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

惇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投蠹簡摘廋辭以爲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恠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䲛鱓之笱以羅横江之

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二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不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之士爲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爲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

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
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
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呫呫者爲哉張華能對千
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
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
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
爲六經之正經下爲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
傳注奥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
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
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

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驁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驁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攝蚤而捫虱搏鼠而擒兎也可乎士之能廋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廋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問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輒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

之能古文者畧倣宏辭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
獻策者畧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
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
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
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詎足信也

論人才下

論人才下曰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
眞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之才則是天
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穡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
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

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盖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傳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陰陽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

爲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嚮於禍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爲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遂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爲之用無一人爲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磨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

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爲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卽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卽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盖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眞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闇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

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有慶曆元祐
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長告計典羅織以痛折
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爲改
譬如玉之巳琢不復爲璞金之巳鍊不復爲鑛陛下
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
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
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
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
霍然分散爲之一空此何爲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

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

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盍曰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盍有漸也自以爲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爲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爲同則其詔不啓進而不與君子爲異則其諂不力是故矜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

是也小人之陷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爲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旣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盍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託足疾以諧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穽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爲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

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爲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歎也

陳傅良繳奏黃裳改除狀

光宗紹熙四年陳傅良爲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曰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

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闕署黄
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覽何以論報然
黄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闥闕官令已數日臣愚
竊度或者陛下以爲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
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
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爲陛下誦之唐呂元膺
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翌日
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寃於前王臣等既不能
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

復爲給事中上悦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荆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爲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illegible]爲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illegible]書讀程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illegible]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黃門職典[illegible]顧不留瑀自助竊爲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

謂有此除瑀出特賜象笏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
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
不以嬰鱗爲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志在惜
賢不以朋比爲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智從
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爲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瑀
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
事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
大臣効李藩裴珀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
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
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卿同託不朽曷勝榮幸

林大中上言光宗

光宗時殿中侍御史林大中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讐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

葉適上奏寧宗

宋寧宗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聞欲占國家盛衰

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爲長久召康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巳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盡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

下初嗣大寳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陛下獻天啓聖明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疢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争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争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效其平人臣誰無有已惟明主能使其忘已

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幾人臣忘已體國宜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爲後先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詩惟陛下財幸

楊簡上奏寧宗

寧宗嘉定間楊簡奏曰臣嘗觀堯舜舍已從人禹以

益贊而班師湯以改過而稱聖武王聞旅獒之諫而不諱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曾子曰我過矣漢高帝猶曰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唐杜淹建議而封倫折之淹默然太宗曰何不申執淹曰臣服其議又何言此不惟當時太宗悅之臣於數百年之後亦深服淹之大公不私到于今念之不忘淹雖有他過而於服義一節臣心服之近代以來改過服義之心寖衰王安石本有非常之才後諸賢競議新法咸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恥於改

過也故其末流至於小人類進禍及國家今朝廷建
大事必集議大公無我取法唐虞三代臣深惟改過
乃聖賢之大德而近世士大夫或未至明白多以改
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臣願陛下取群臣之改過
服義者表章之升擢之力障文過飾非之頹波彰明
大公無私之正德使群臣凡百建議不遂非飾辭以
服義爲大善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辨而
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臣深念近世士
大夫知改過服義爲聖人之大德者誠所罕見臣不
勝念念惟陛下留神大明斯道以幸天下以成大功

垂法萬世臣不勝惓惓

袁甫直前奏事劄子

宋理宗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直前奏事劄子曰臣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效特發睿斷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嚌不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不歸一太專則失於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勝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於是置右弼以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

能長慮却顧共圖國事也於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若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於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於此時何難爾難於塤篪之相應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事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房玄齡問正主芘民之道於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世之爲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

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言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凡親故夤緣私相援引陰相囑托者一切屏去而後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胸中膠膠擾擾非眞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似同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以爲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爲公而謙遜畏抑務

無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柱石不牢大廈將顛而何譏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爲然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托以一腹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狥義忘利者儻然正色爲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譏間之隙旣開交鬭之風滋熾於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之黨此以爲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爲此之私此以爲彼之私而人主始惑於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爲此論猶慮簧鼓是非徒亂人

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蠭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志在好亂二也韃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關外諸帥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嘆惟曰其奈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嘗

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氷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虚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以此事爲大臣勉元祐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决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己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於此者盖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爲英主也要必無纖芥嗜好汨其澄明之性則

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齊莊於路朝而舒肆於燕私酒色觀游便僻側媚凡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於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鬱之不暇而況權勢之相逼黨與之相擠日夜圖回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黜白爲黑以紫亂朱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

皐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狥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敢爲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惟知忠在韃虜而不知憂伏蕭墻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起縉紳是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舜皐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袁甫進講故事

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兼崇政殿說書進講故事曰

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眞儒而用之耳如得眞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眞儒固鮮而識眞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眞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若

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眞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眞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眞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尚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眞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旣心知之則當篤任

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眞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蕭劉尚且外爲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眞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而不斷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眞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鑒茲

哉

劉克莊進故事

理宗時劉克莊進故事曰杜衍爲相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或詰責其人仁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臣按內降非盛世事也詩詠后妃以無私謁爲賢桑林禱旱以婦謁盛自責盖自昔未嘗無是事但古先哲王理慾明界限嚴能防其微杜其漸爾降

及叔季非惟不能防杜又且開局破錮以導其來西園買官斜封墨敕至今遺臭故諸葛亮有合宮府爲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勑之歎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聖相承莫之有改其後老蔡用事患同列異議始請細札以行之初猶處分大事既而俯及細微後不勝多至使小臣楊球張補代書謂之東廊御筆汔成禍亂臣嘗竊論祖宗盛時內降絕少間出一二則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等寧謫而不以濮議爲是茂良必大寧去而不與

兩知闇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倖之間此所以爲極治之朝也臣采之輿言謂邇日蹊隧傍啓廟堂積輕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近臣薦進者顯仕幸貴游之子專城多恩澤之侯幾郡調守上煩宸斷小臣改秩或出中批既累至公亦傷大體求者予者奉行者皆以爲常不以爲異遂使天下之人以謗純仁茂良必大之事責望有司以行之事責望大臣以仁宗禁中之語責望明主臣竊爲陛下君臣惜之本朝名相多矣惟衍號爲能卻內降者豈有他道臣嘗考之其拜也在慶曆四

年九月其免也在明年正月當國僅三數月嘅此衍之所以能直道而行乎臣故謂小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內降可執橫恩可省人主能以朝廷紀綱爲重貴近干請爲輕則堂陛尊而命令肅矣惟陛下留神

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

理宗淳祐間權司封郎官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曰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覺

可專取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耶然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若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陶稷契尚各守一能况於中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其人何由致治乞朝廷設十科以舉士

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則皆有以自見而

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臯陶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則俊乂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凝庶績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靜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禀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其間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使而急於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俱欲求勝非惟不

足以成事而清流溺流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
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獄錢穀者並用
之而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備此乃官使人之
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
足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讐首一戴儒冠輕武弁
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爲苟容處事詳審則
以剛直爲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爲腐儒
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爲俗吏少俊則以老成
爲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爲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
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

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耆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籌畧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擢用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眞才實能皆爲吾用而何事不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冀耳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牟子才面對劄子

宋理宗時牟子才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曰臣一介疎慵待罪博士比因愚戇游乞退閒將期獲展於素心乃遂繳謄於二奏旋申前請汔閟俞音致令孤子之蹤尚玷班聯之末茲緣參告適值對班幸天表之再瞻豈愚言之敢愛臣聞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包容賢否者當今之邪說自昔言者每當國論危疑之秋欲混邪正爲一說昭然號於天下曰皇極曰大中以爲包含依據之的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盖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

極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而訓之而後世遂以爲寬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爲含洪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極皆是也然嘗論之君子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說不明而是非顛倒賢否貿亂其餘毒遺烈往往足以斲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以來姦邪失職居外日夜伺便規求復入呂大防輩乃欲合兩黨而用之其意將以消平舊怨也而蘇轍以謂邪正不可並用兼用必至交爭此元祐調停之說也自此說一行

未幾而李清臣以吏書入矣又未幾蒲宗孟以兵書進矣又未幾而鄧温伯之徒復以外藩起矣雖瑣瑣繳駁諫官論列事得暫止然此路一開終不能遏小人之進激而爲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斵喪元氣之斧斤乎元符末年瓘浩雖來章蔡未去邪正雜揉朋黨交攻元祐之黨嫉視熙豐之人紹聖之人忿怒元祐之黨會布一旦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其意蓋欲以元熙兼紹聖而行之也而曾肇則謂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而鄧洵武以愛莫助之

圖進矣又未幾而温益錢遹之徒據要津矣又未幾而蔡京爲左丞且拜右僕射矣雖旌别淑慝有詔紛亂憲章有戒然此機既抉終不足以止小人之來激而爲宣靖危亂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殘害國家之鴆毒乎慶元中柄韓專國擯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以爲攻詆之資羽翼既張忠諫受禍權臣稍厭前事或者附會又立爲建極之說以示廣大含容之公一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寛而見遠識微之士則深憂邪正之相糅此慶元建極之說也自此說一行小人懼其事之變也復嗾言者以辨治爲請矣未幾而僞

師之壅嚴行約束矣又未幾而習僞攻僞之禁中致其嚴矣雖廢退之士先後復官而復讎之說一進終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爲開禧用兵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蠹壞善類之蟊賊乎是三說者雖其爲意各有不同大抵皆以含糊鶻突爲說是以忠邪並世薰蕕變化荃蕙化爲蕭茅嘉穀化爲稊稗人類殄絕世道陵夷所謂斲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之禍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孽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禍必至於此也陛下以聰明之才當艱難之會其於人才進退之間嘗致其謹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

其名既殊其類又別嘗即其情狀而觀之大率不過數端其言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辭氣卑佞伺候顏色覘闞意向切切然貪進務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踈暢洞達魁壘傑特無纖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澳涊回互隱伏閃倏狡獪睢盱鄙賤枉道苟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態昭晰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與行違迹與心異者則尤人之易惑也今不問賢否不察疑似而一槩以大度包容之曰我調停也我建中也我建極也豈不誤人國家哉故皇極大中之說其始則包君子小人而

爲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而國家受其菑故一小人之進若未甚害也及其久也呼儔引類根據朝廷交通宮闈刼制人主然則當正邪交攻欲定未定之前而進皇極大中之說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說之所以然哉

洪舜俞進故事

宋理宗淳祐間洪舜俞進故事曰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治平二年以

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聽目以司吾之明而人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爲殿中侍御史柳公權有諍臣風屈爲諫議大夫萬乘親擢邇臣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激昂振厲思稱主知周而無所比正而無所阿朝政之得失廟論之是非相業之修廢不吐不茹悉以上聞不

至於懷私恩徇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朝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正以是也與時唐介論文彥博王陶彈韓琦以二輔臣之賢猶不爲之少隱况下於文韓者乎雖然臺諫不由進擬固足攬馭臣之柄要必人主有至明之見而後能奮獨斷以聳衆望否則不謀之外廷謀之左右親暱附下罔上抑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呂大防而內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御筆親除斯無愧累朝之盛

牟子才直前奏劄

牟子才除起居舍人進對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為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蓋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為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內外之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殽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為小人得其欲肆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為言安也言

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爲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泯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爲安也直幸而已矣非聖人所爲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以爲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

爲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當
時言者已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爲憂朱光庭則謂用
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臣日進
而邪臣汞退范祖禹則謂憸人在上則害政事在下
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當使之
在位爲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氷炭同處
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
引與共事王巖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
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
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

爲據蓋以爲保泰之道在乎此則隳泰之道亦在乎
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絶禍萌敦治
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
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
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乗閒抵巇陰唱邪說紹述之
論起而君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戍雖大防
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停之論蓋亦踈矣
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
庭祖禹轍巖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爲痛哭流
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爲三十年宜可以爲元

祐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宜靖宜可以爲泰矣而乃騤騤乎爲姤爲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是正邪相軋而使之日鬬于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閒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僨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爲是紛紜華競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爲必夫其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

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去其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敗善類也敢爲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惡又敢欺誣其狡獪之術足以逢迎而爲悅其滛詖之辭足以譸張而爲患變黑爲白指鹿爲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恥爲正論而厚誣其君爲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閃倏游飈蹤跡詭秘

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入善爲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操三變之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爲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喜激發上惡譁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朋比則曰是某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矯也爲虛異僞造謗興訕其譖貝錦其言巧簧陽爲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此激作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爲變多端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

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其說爲禍之烈如此而可使
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
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爲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去
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
進辨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
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
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心使
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旣不失其好惡本然
之眞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
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賢否枉

正之所在而爲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顏苦口者必容輕儇便給狡慧削刻者必遠而莊重靖嘉温純朴茂者必親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屛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持去其很戾駤獪而任其弘毅惠和懲其躁競無耻而擢其靖退有守黜其陰黙深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原而易狂狷不以嬖人而嫉莊士不以美疢而疏藥石則忠邪之位定而內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泰亨之治哉今上而論思獻納多英雋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諫皆

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端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照平明之治融朋黨之意絶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爲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憂鑒紹聖以往紛紛之事務使邪正不混陰不勝陽以成泰內之治豈不難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才之孰忠孰邪而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臣謂用者不必用去者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區區憂所發冐進瞽言不勝拳拳